良齋文選

揖翠亭藏閱共六本

禮

艮齋文選

艮齋文選目

纖齋文集序
證山堂詩序
黔書序
或語集序
送汪舟次出守河南序
侍讀施愚山先生傳
恭讓段公傳
侍講丘公傳
毛烈婦傳
賦稿自序
叢碧山堂詩序
張譙源遺稿序
賀梁大司馬拜大學士序代
岳西来崇祀鄉賢序
恭政丘公傳
潘端白先生傳
王孝子傳

中憲大夫陝西布政司左叅議分守河西道毅州王公墓誌銘 代
太學李君墓表
劉廣文子羽墓表
故刑部主事袁君墓表 代
遊桃源山記
關索嶺壯繆祠記
泛滇池遊太華寺記
蘭止菴先生祠堂記
四子同直圖記
岸堂記
淮陰二貞女祠記
檜辨
河源辨
為先外祖立嗣碣
先嫂義烈胡氏行述
為先兄立嗣文

艮齋文選

織齋文集序

李燈中

予兄象先別號織齋既命予序其老樹村集矣迨歿乃統名其文曰織齋集姪鼎延復以遺命屬予序之兄自明季棄諸生專力於古文詞又生在世家藏書數千卷不購而牣所切劘皆當世知名士周櫟園先生觀察青州時首推轂之於是東方人士羣奉為壇坫主一時碑銘傳記多出其手故撰著稱富有為今之學者以虞山心折震川遂祧北地濟南以為偽秦漢不如真宋人夫宋不如唐亦猶唐不如漢時代有古今文運亦有升降學秦漢而偽固已奈何哉學宋而獨得其真乎王李之病病於拘守遷固字句法耳至於李斯賈誼鼂錯

董仲舒之徒其峭險曲折豪橫縱放之奇概之乎未見也若夫廬陵序事雋潔情文互生別闢境地其源殆出於范蔚宗氏抑豈淺學所易窺乎蓋文人亦各極其才分所至耳奚必以名高而叢彈射之府也吾兄上溯子長下宗韓柳晚乃放之廬陵當其匠心經營終夜不寐偶然意得披衣急起倏忽竟篇故其文有舉百鈞之力辟易萬夫之概至其千里一折如廻溪複嶺使讀者始而慕既而思終而俯仰太息而不能自已固非病竅呻吟尫然怯夫之象人也嗟乎兄終老齊魯間其跌宕感激誰復知之者乎自櫟園先生外所謂奉為壇坫主者亦震於其名陽浮慕之耳非真有能心知其義者也昔韓柳並以文雄千古而柳為勝于今士大夫多右昌黎而絀柳州人世仕宦尊卑之見越數百年且然況當其身以韋布老耶此古人所以有士屈於不知已之嘆也今鼎延將出宰百里速梓是集與海內相見世必有知之者或以予言為不謬也乎

跌宕頓挫風神全是子長

○○○賦稿自序　李澄中

予少與丁生夢白角勝學為詩久之丁生避去時時以賦誇予予憤甚取騶邊賦苑日夜讀忘食寢者二年所於是窮其源流變化長卿所謂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者甫知其義輒止越七年周櫟園先生來青州索予稿閱終篇仰天太息曰嗟乎賦如此而不見知於世豈非持文柄者之咎哉乃命作四賦壬戌歲將搜前後雜著彙成帙以其少作欲盡刪去因質之毛子大可大可激賞如櫟園先生言予惑為再質之朱子竹垞竹垞復持不可遂存之時丁生歿已久回憶少年俯仰一室之內含毫運思方幾時而已顧童眼瞎老冉冉至矣人生倏忽豈不重可哀耶使用此志食志憂之心思以幾於道何道不

臻顧乃經綿宮商虛耗歲月無論所為究不違古人即違古人何益宜子雲有壯夫不為之悔也

尺幅中俯仰風流使人一讀一嘆息由其筆曲而法勝也

○○○證山堂詩序

李澄中

康熙辛亥冬周屺公訪余超然臺下一見輒論詩竟數日乃去壬子癸亥間兩遇之京師論詩益細甲子歲余選且序余讀之而歎曰嗟乎自古奇偉非常之人未有不成之屬於迍邅論落者也屺公少年舉進士除即罷令以武人構禍論死屬有天幸報罷屺公既不用於世乃北走燕趙南遊吳楚躡匡廬登太華長嘯黃鶴樓上千里依人聞雞夜起心傷幕府擊劍悲歌舉人世牢愁之狀悉寓之于詩世之號屺公知已者亦徒愛其詩耳不知其困頓廢棄忽忽將老也已屺公長八尺面白皙吐音如鐘伉直好面折人過初見之鮮不訝其狂者久與之處軒豁吐露奇男子也其詩

幽渺放恣有三閭之悱惻羈人寡婦之哀怨而其傲兀崛強之槩又如白月流天清泉鳴峽雖不能離津筏而上之其卓犖多奇可謂特立之士者乎或謂近世詩人類祧李唐而宗蘇陸屺公不宋元之是趨得無適越而北轅乎哉夫屺公惟孤行其志故能屣棄一官耳當其裏楮衣與人鬼爭須臾之間猶睨罵獄吏擊節王無竟詩聞劉子羽之為人輒泣數行下此其人豈與世頫仰者哉至于罷官奔走始習為脂韋淟涊以邀詩人之虛譽何不於令即墨時移其脂韋淟涊之習側媚上官以取通顯之位顧以强項令斥去為也且屺公交遊滿海內所稱心知獨先遷甫洪秋士及余三人耳三人者皆落拓不偶而屺公篤好之宜其所知不合也雖然使屺公不涉患難官愈尊名愈重從容廣厦細旃之上染翰未終而諛者在旁則其心必不苦詩亦必不成屺公於此何去何從歟嗟乎自古奇偉非常之人未有不述遭淪落以傳者也後之讀證山堂集者可以知其世矣

其感慨處全在段落此韓歐神髓也

○○○龐雪崖叢碧山堂詩序

李澄中

昔子來京師、識龐子雪崖最早、一日出所為叢碧山堂舊稿相示、時尚沿近今之習、子讀之弗善也、無何、雪崖與子同寓憫忠寺側、距爽巷不百步、乃相與揚抗風雅之旨、日取少陵詩研索其法、興至有作、輒互持就正、至三易稿不為嫌、雪崖好夜談、或踏月過訪、縱論往古、雜以詼笑、予謦不與人論詩至意氣相激不能復有所顧忌、于是抵掌捧腹一引千古鼓三下僮僕立寐於始散已而郵詩叩門剝剝啄啄與犬吠聲相應者則雪崖使者復至也、如是者五年所、雪崖之詩老放平潘婉而思莊而有則孟洪近今之詩而具體乎少陵之詩者也、因合前後所作仍號叢碧山堂集、豈不卓然大雅成一家言哉、夫詩

以道性情而氣運隨之近世士大夫厭盛唐之整栗而矯之以宋元襲其險僻之字以為新類其弊至於鄙率淺俚而不可讀雪崖長不滿五尺而遇事發其所嗜專以篤其用力堅以深非求工於字句以剽竊為能事者比也嗟乎雪崖之所造就如此使置之旗亭樂府間豈遂遠遜古人而世之人習而忘之一二賞音者獨推其雅正所謂知希我貴不其然乎吾又聞雪崖幼失母氏與諸弟友愛特甚門內之雍睦尤人所難者今讀其家庭紀懷諸咏淵然肅然使人有自古在昔之思為雪崖之過人又不獨以詩矣

序二子交情得史遷法後幅論詩而歸之於孝友藹然儒者之言

○○○田綸霞黔書序

李澄中

明天啟中安邦彥奢崇明糾黔益烏蒙為亂西南大震至今言黔事者以為戒蓋鬼方之地苗情叵測撫遠若斯之難也庚午秋予役滇南至平彝之清溪洞聞土人云前歲蜀土司某以事遣刑曹及督撫會鞫屢檄不至貴撫田綸霞先生出片紙相示立赴平彝聽命事竣歲已暮先生久升輿疾驅東返從者相失在後忽一人披重鎧猙獰過貴陽先生以所著黔書相質余讀之數四乃慨然嘆曰先生之所以撫苗與苗之所以畏愛先生者具是矣黔古徼外地自漢始通中

國倏畔倏服沿革互異志創建地雖荒陋亦有生儒欲化凶頑在先文教志設科貴竹自流寇煽虐再罹屠殺逆賊倡亂旋就蕩平木瓜金筑之間子遺垂盡矣志定黔古云九種實繁有徒跳月鬼竿非可理喻惟狆家獷悍宜以鵰勦法從事耳志部落風俗羈縻之區勿貪勿擾而已非畏賊而偷安即養賊以自重前事者後事之鑒也志土官志治苗平亂柔遠有經不外實政志積谷鹽價南明水響回祿為災志禳火救火唐蒙開疆邛竹蒟醬脆蛇丹砂之屬往往也志物產唐不通黔險推蜀道志山水啞泉螞螾害及行旅志妖異嵐霧金蚕救療有方志蠱瘴後之讀是書者考治亂之由識山川之險要以輯民人以固疆域先生之有造于黔深且遠矣詎止區區詞翰之末與真臘風土桂海虞衡較工拙已哉雖謂此書為先生撫黔之方略可也況其古雅典贍又能越昔人而自立也

制筆簡勁倔强類柳州

○○○張譙源遺稿序

李澄中

吾友張毅文之季子譙源少聰穎喜為詩年二十三歲死毅文痛惜之既銘其墓矣復屬予序其詩以傳甚矣人之愛其賢子弟也夫譙源甫弱冠又善病其父母禁不使讀書乃其成就已如此今之遺篇斷句皆醫方荅概之餘秘不使人知者也自古才俊之士不恒有幸而有一人為往往牢愁抑塞以終其身甚至天不假年使人抱玉陨蘭摧之嘆而罷眉之老夫反多在碌碌無所短長之掌豈盡數為之歔抑才者果為鬼神所秘惜而奪之速歟宜毅文之太息挩痛而莫能自解也吾聞王弼王修王延壽禰衡李賀諸賢皆以二十餘歲卒而其文章卓犖常炳炳天壤間以視徒享長年者其久近不同年

而語矣譙源之詩具在未知與數君子何如其精思秀發有老生耆儒所不能及者傳之他年安知不有嘅爲大息如今日者乎譙源之詩傳讀源固未嘗死矣毅文之慟無乎其少衰也已

處處說得可哭此其所以爲毅文慰也

○○○或語集序

李澄中

吾同年友張子杞園既刻其半部稿問世長安士大夫爭傳誦之復以其近稿續刻而屬序於予憶已巳歲遇杞園於青州道上維時年方少新以詩名於時迄今已三十年於古爲一世矣當其披藏書輯豪舉生語隻字非鎔鑄經史不肯用每一文必棲神寂寞經數日乃成其淹雅潛逸絶去痕跡可謂日新者乎迨成熟而肆之如清泉之鳴峽輕風之拂溜不自知其起止也豈求工於字句逐流而不窮其源者耶杞園好結客北走燕趙南浮江淮一時搢紳之士引領願交紅橋長干閶門西陵之側閒歲必一遊遊則畫舫蘭橈勝友雲集投縞贈紵此唱彼和蓋其平生以友朋爲性命故所爲文多出於酬簡

贈答之餘也其言曰文章雖載道之器大抵皆緣朋友而作書牘既以通往來傳誌亦以紀行履揚厲盛美贊頌聿興表微闡幽碑誄斯作即別有寄託亦可指數矣因取易同人之辭而名之以或語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古君子交友之道如是其可懷也清風穆如之贈詎寡聞眇見者所得而幾歟予家距牟婁僅百里與杞園往還最熟自予宦遊京師不與共晨夕者十五年壬申冬東歸得是集讀之然後知良朋相遇不獨山川聚散為可感而學問相長白首如新為不虛負焉耳至其文品之雋潔澹而彌旨復而彌深眉山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者乎世有欲窺其涯涘者於此集求之過半矣

筆墨外別有一種悽婉高涼之氣讀之覺情詞可感

賀大司馬梁公拜大學士序 代

李澄中

朝廷建官上自卿大夫士下至官師小吏靡不視乎其才惟宰相之任不在才而在度其最盛者恒與國家相終始故其登庸也蓋亦有其時焉梁公玉立弱冠登甲科由庶吉士至大司馬年甫三十耳識者以為甌卜有日矣而不相轉大宗伯者又數年宜相矣而不相再為大司寇大司農者又各數年宜相矣而不相更以大司農理大司馬事者三年所訖不相公歷四部回翔樞府三十餘年發進入政事堂者蓋袞袞焉而公如故謂非時之為歟今上戊辰春赫然與天下更始進退二三大臣公乃以保和殿大學士入內閣世之望公者莫不舉手加額相慶然後知公之回翔樞府三

十餘年天與人原交待乎此時也公自少年即以詩文名海內凡一材一藝之士爭欲出其門以為快前之所為壇坫主者以古學振當世後之好賢如不及者秦誓所謂無技有容之臣用為子孫黎民之利者也公之相業不於此已可概見哉昔唐世賢相甚多史臣著為宰相表稱其為國久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或父子相繼居相位終其世不絕其在河北者如范陽盧氏博陵崔氏是也公自祖父前少保公以進士起家祖孫父子兄弟以科名顯者不可更僕數而少宰通政卓卓為名臣梁氏世籍恒山其與范陽博陵辱齒地也公之家法門閥不啻古人後之接武而起者當亦有與崔盧比烈者乎夫古之君子以遇合之遲速聽之天而以不負平生不負主知視諸己方公之未入相也或為公嘆淹滯公笑曰予以史官不五年至司馬疏辭不許即徘徊諸部三十餘年奚遲哉奚遲哉當世競進之流朝觧褐衣夕謀遷轉媕婀苟容廉恥道喪一不進則尤人嘆命甚且擠其素所往來者以快其私昔人目為四時仕宦聞公之澹泊如此其亦憬然而知媿也已以公有為之身際得為之時加以休休之度其所為以人事君必有與古大臣相表裏者區區崔盧功名之士詎足為我公道哉

梁公全以名德風度勝篇中刻劃逼真其感慨世情處得古人襯題法

○○○送汪舟次出守河南序

李澄中

今上二十七年冬大府缺守者以十數上御乾清門自定除目諸曹即所不足者特簡詞臣三人以徃是吾友汪子舟次出守河南夫詞臣以文字為官守其於吏治遠甚然汪子使琉球通經術練達故事出沒於魚龍蛟蜃之鄉者數萬里卒能懾服外國不辱君命以歸其才兼小大抱汪不窮豈特區區辭翰已哉故其出也上亟稱其善者三嗟乎知遇若此汪子可謂榮矣且河南古東都地西接華陰為中原門戶自西漢來所稱良二千石如吳公李膺董宣輩皆能以治行自見垂名竹帛間勉旃汪子人有讀萬卷書而無當

於實用者曷足論哉古之君子不計俸入之厚薄治事之遠近難易而以懷才不試為憂蓋自矢志學古以後非試之繁劇之任不足以有為也故唐宋重守牧往往以宰相及學士領郡本朝度越前古廉能之吏不次擢用無屈在下僚者勉旃汪子試而效二三兄弟之之慶試而不效無乃二三兄弟之羞乎吾黨昔以薦辟奏賦闕下策名者共五十人今在仕籍者寥寥矣汪子自琉球歸銓曹敘功益加人一等為令汪子不出守浮沉翰苑中即官至學士不過其年成其書其年典其省試已耳烏能破枉捕罪人與古強項吏較短長哉勉旃汪子二三兄弟拭目以觀厥成他日書之竹帛使人謂吾黨五十人中尚有治行第一如河南吳公者非僅以詩賦取功名已也

吐詞慷慨有偉丈夫之概

○○○岳西來先生崇祀鄉賢序

李澄中

吾友劉文起之師岳西來先生、殁、蓋二十四年矣、文起既屬予傳次其行事、又為立嗣子捐素中金置田宅、利賴其後人、乃請於學使者、以鄉賢崇祀不衰、嗟乎、何其厚也、自孔孟殁而師道廢、至漢武表彰六經、一時人師蔚起、詩書易象禮樂春秋彬彬漸出鄒魯梁趙之間、各守其師說、互相牴牾、劉歆至謂是末師而非往古、顯宗朝天子親自執經、每言輒曰太師在是、師道之重如此、故其時大臣往往引經斷事、東漢節義之士於斯為盛、近世道義衰微、師友之名僅存故事、教者無可傳習、弟子不以師門為重、至於仕宦之家各逞才技競能角勝、北而未幾、戈矛頓生、奪路爭門、問不容髮、名雖生徒、反眼秦越

下石相擦始號曰能而況貧老無嗣困在諸生宿草陳根動逾二紀
即在親族人情亦當有閒文起乃痛念其師久而彌篤翼子孫謀垂
諸久遠溪毛澗芷薦之宮墻嘗析疑解惑之時詎知有人為為其身
後千百年之計者哉傳之異日淮陰之父老子弟有覩俎豆而溯流
風翬然敦篤其師資者西來之賢與文起之厚可謂相得益彰者乎
爾雅深醇每事以古人自期嗟乎此其所以為文起歟

選言鑄句全從劉更生得來

○○○侍讀施愚山先生傳

李澄中

公諱閏章字尚白別號愚山蚤施氏寧國宣城人也祖中明公以理學名當世中明公生二子長曰謇號述明次曰謇號砥園述明公考也家世孝友雖飲食必循禮法述明遊學時歸見母吳夫人晨起而洟謂失冬温叱其妻馬宜人歸未幾卒述明亦相繼殁公時甫九歲依叔父砥園公生而孱弱又善病砥園抱之驢背往就醫行十餘里涕漬其面病愈以嬉戲立舁之玉山李侯改悔始歸順治丙戌舉於鄉已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辛卯秋

世祖章皇帝大婚禮成奉使廣西時兩粤初開驛傳未通蠻猺多伏篁菁肆剽掠公由間道竟達桂林定南王嚴重公將為治樓船下灘

江歷蒼梧以徧覽其山川發為文字公力辭買小舟急歸會永明兵破桂林殺定南王公以急行免於難便道歸宣城當是時祖母吳夫人白首尚無恙公拜於堂下先是馬太宜人歿時公僅三歲而太宜人又以述明叱去故主未祔廟公從鄉薦還泣請祇園祇園正色曰吾豈以姪貴易兄命哉公俯首泣計惟請吳夫人而吳夫人性嚴急將俟之異日恐其春秋高不能待至是亟歸猶及見之會以大婚覃恩贈述明如其官母馬氏應贈宜人公復泣請吳夫人吳夫人允其請命擇日設饌吳夫人為舉箸諭述明已吳夫人自捧馬宜人主納廟中公手據地稽顙灑涕以從然後焚黃贈宜人而馬太宜人乃終得毋公祔於廟事畢吳夫人病乃卒公以長孫丁祖母艱哀毀幾殆乙未服闋補本部員外郎引經斷獄平反悉麗情法暇則與同舍郎倡為詩歌古文詞稱燕臺七子亡何

章皇帝試諸曹郎有文者為學使校公第一督學山東至則葺閔子祠新孟廟過鄒平謁伏生墓見其祠堂畫贔錯授書圖嘆曰經學絕續視此矣抵泰安復孫明復石守道祀自為李攀龍墓碑鄒攀龍邊貢之後念先世以理學著名故取士先行而後文一時稱儒宗辛丑轉布政司右參議分守湖西湖西自獻賊寧南後其民習為亂多獷悍負租稅長髮廣袖冠方山冠自豪吉水令捕其渠詣軍門將窮治其黨公為文曉譬之令徧諭其黨其黨感悅皆輸租為良民適西南

用兵臺檄公督逋賦公為作勸民急公歌以喻民復作殫子嶺大阬嘆竹源阬諸篇以告當事者袁吉間人每清夜誦其歌輒烏烏泣下

丁未

廷議裁諸道使者公以奉裁當罷士大夫醵金建龍岡書院請公講學三日公舊所駐臨江郡南對閣皂山清江環城下公創樓曰愚樓亭曰就亭三郡父老數十百人送公不忍別飲之愚樓就亭夾清江三四十里誦其殫子嶺諸篇灑淚乃去家居十年銓曹屢趨公補官以砥園老固辭戊午

天子詔徵海內文學之儒三相上公名

御試授翰林院侍講克纂修明史官典試河南明年遷侍讀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訓以二十二年閏六月卒於官公廉退賦性中和其講學以體仁為主口吃喜譚論過忠孝事或才士困阨狀輒涕洫沾襟平生急友誼常為邢孟貞顧與治刻其遺稿誌楊商賢之墓又資同年李頑妻女使返鄉里其近厚蓋天性也自中明子劍義田不就公積俸置義田二百畝以贍族人為文源遠雅正其指趨常在廬陵詩喜宗唐人厭近日詩學俚卑每竊嘆曰鐘呂兎缶齊鳴乎所著學餘集八十卷行於世

論曰公弱不勝衣每譚世間傷心事輒涕洫交下至義所不可則颺激矢發不能禦抑何磊落奇偉也舊朝號稱能文章家每以不得官詞林為恨公詩文不媿古人方著作在

朝廷而公不逮矣豈天不欲昌古學於世耶何奪公之速也觀其父子兄弟間誠所謂篤行君子者哉

先生一代文人其居官建樹未盡所長篇中津津闡發專在家庭孝友真有關係文字

叅政丘公傳

李澄中

公諱俊孫字德峻別字籲之姓丘氏淮安山陽人也明崇禎己卯舉人癸未成進士順治戊子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歷進河南司郎中吏部有姦胥號四天王者所為多不法諸曹郎知之莫誰何公捕而杖其眷尚書党公崇雅器之曰真鐵面也癸巳遷漢陽府知府當是時西南方用兵屯戍驛騷芻糗不暇給公令器具各有所司窳敝者輒補之凡供應所需倉卒責左右立辦人不為困上官按事晴川閣索焚香鑪報無有又索藤牀公引吏至署內見所卧折脚牀木板垢敝粗具而已上官聞之慙服是後無苛求漢陽守者有妖僧詐稱奉敕來車徒數百人勢甚張所過郡縣皆為煽惑爭逢迎恐後至漢陽謁

公、公坐堂上一見辨其偽怒叱之下縛置獄中力請巡撫入告乃伏誅公故饒吏才數十年疑獄手自剖決胥史具文案無敢骫法者初抵任即誓城隍神曰事不明神相之心不公神殛之至今楚人猶傳其語在漢陽六年擢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分守冀寧道未行遂解組歸去之日士民泣送百里外既歸卜築於平橋之東偏杜門修內行性儉樸自少壯及老無聲色之好食無兼味衣不喜紈縠一袍澣濯經十寒暑不忍棄先是王師下江南六合令罹於法當事出偏師將暑之而以公監其軍公極言無他狀自馳往城下說其父老出迎城賴以全其好陰行善事多此類也病革時揮女子子婦使去曰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遂卒時康熙丙寅十月初六也年八十一子男九人叔子象升乙未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講調大理寺左寺副季子象隨甲午拔貢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皆為時聞人澄中與象隨為同年友知其家世最詳故備著之云

論曰史稱建武中一札十行與諸長吏相咨問故一時循良輩出無難也公當國家初創時勢侄僁而能不動聲色供大役摘大姦非具過人之才者能然乎觀其省供億與民休息抑亦他日襲黃之亞也聞其撫六合時所活不下數十萬人其子孫克世宜哉

潔淨緊嚴孟堅之法永叔之文也 弟公凱

叅議叚公傳　李澄中

公諱復興字徽繩姓叚氏陽穀人也少慷慨有勇略崇禎甲戌科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榷稅揚州總理河道太監楊某驕橫不法太守以下皆縢語公獨與之抗撿摭其不法事上之楊乃少戢歷進北京戶部雲南司郎中壬午歲擢陝西慶陽府叅議道當是時流賊橫擾中原所在土寇竊發慶陽之蘆坡嶺嘯聚且數十百人公兜鍪佩刀率遊擊將軍陳世忠闖入賊巢禽其渠晁八太王可天飛等斬首五百級慶陽乃平癸未冬流賊李自成入秦中西安城陷公集紳士誓死守賊素知公膽略數遣使請降公怒罵曰我為朝廷守土臣肯爾降耶自拔刀斬之凡使三至皆被殺賊恚甚簡精銳十餘萬直抵

慶陽城下圍之數十匝公盡力守禦矢石並發殺死賊衆萬餘賊已將退忽暴風起飛沙中人面如雨賊乘勢蟻附登城公知不可為猶赴北門督戰自擊殺賊前鋒十許人乃自言曰我段叅議也賊奴寧碎吾屍勿妄殺吾百姓遂自頸賊恨其殺傷過當因肢解之先是賊攻城急公入署謂繼母田氏曰兒以身許國命在朝夕所恨者重貽老母憂耳田氏曰兒能死國老人復何恨宜急督城守無內顧也因結數繯樓上圍以柴及城破田氏投繯死其妻楊氏妾牛氏宗氏張氏及其女並投繯死家人單周妻李氏發火焚其樓已躍入火中自焚死公止一子方十餘歲激於義亦投火死一時臣死其職妻妾死其夫子死其父僕死其主閭門盡節古今蓋希覯焉賊退郡人覔其屍葬之因為立廟後人往往見公朱衣驟馬出入廟中云

論曰昌黎張中丞傳後序謂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又謂巡遠之所成就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段叅議力捍孤城闔門殉節而後之官慶陽者疑其非真方張目大言忽搶地稽顙曰段公耶立嘔血死嗟乎人孰無死若公者得死所矣而不免浮議其為鬼神所殛宜哉

段公忠勇過人文亦極力摹寫凜凜有生氣

○○○潘端白先生傳

李澄中

先生諱好儉字允慎姓潘氏濟寧州人八世祖均四自浙江雲和徙軍至濟寧遂家焉曾祖箕明萬曆丙子舉人初為山西夏縣知縣調繁孝義有惠政祖從賢父時昇俱績學老諸生先生弱冠工文性孝友族黨稱之明末山寇薄濟城先生奉祖母及母氏避之村中賊乘夜攻所居樓甚急先生自牖躍出集鄉勇數十人大呼挺戈赴之賊疑援兵至乃解圍去乙未歲母嬰重疾先生刲股籲天願代死母疾頓愈丙申春母病復作學使者將歲試先生以母病告不得請甫出場遽歸忘其所著冠遇同里邵士梅於途見其科頭疾馳詢以故先生訝曰吾故未冠耶始知遺冠即舍中伯兄昧有僕懼罪責伺其

卧扃户積薪焚之先生寢正熟夢火烙其膚因驚起見兄室火方熾奮入烟焰援之火竟熄先生指髮盡焦伯兄乃出常夜聽招魂笛管聲泣謂諸子曰吾平生經先人大事習聆此音故心自悽動耳劉氏婦孀節甚堅族人利其産欲奪而嫁之先生計産值給其族人劉節始得完鄰人張氏子貸人金不能償將鬻其妻不忍離中夜涕泣先生悉為償之其慷慨好義多此類康熙辛酉冬以子貴　封翰林院檢討於是築草堂東郭外絶意仕進所著有大易卦變讀史錄性學闢異甲乙詩集質言編音律考韵律正訛諸書藏於家病將革誡子曰貴不可久居名不可多取喜事者厲之階負氣者悔之萌貪功不如去過巧出不如拙藏生於明崇禎壬申七月卒於康熙戊辰九月得年五十有七學者私謚端白先生云

論曰予未識端白先生面觀其解圍割股救兄諸事蓋恂恂篤行君子耳讀誡子數語又何精於黄老家言也予與長公應賓稱莫逆交故知先生最悉為論次其行事史謂郭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嗚呼端白先生近之矣

寫端白先生孝友處俱生色枝詞蔓語不得犯其筆端

○○○侍講丘公傳　　李澄中

公諱象升、字曙戒、別號南齋、淮安山陽人、父俊孫、歷仕山西叅政、所至有廉直聲、公十五歲為諸生、甲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

世祖屢召試、賜賚優渥、丁酉、授編修、戊戌、會試為同考官、稱得人、己亥、陞侍講、庚子、外調瓊州府通判、道出徐聞縣、防兵以餉缺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揮之、曰、我瓊州別駕也○昨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奈何不三日待○而逆行干紀乎○若不信○吾勉為若留○乃趨進使者署○解裝臥已而餉果至兵民羅拜泣下○瓊州通判職撫黎、黎酋數叛梗化、公謂吏民曰、黎酋不率○此不可以恩結也○當斬戎首以殉○然後惠

懷之則珠崖無事矣於是簡精銳自將設三覆待之禽斬其渠黎震懾不敢動先是瓊租越海輸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民交困公建議以瓊賦餉瓊軍至今便之平南王駐粵東藩人倚勢張甚郡縣吏蓄縮莫誰何會公攝廣州海防事有金某者以王婿為藩翼總兵官頗交懽公公亦與之深相結旬日輒張樂設飲飲必盡醉久益押因說之曰公為名藩上將軍又貴為王婿民望公如父母竊見藩下人豪暴為民害皆冒名以魚肉良民利歸若輩而王與公受惡名何不聞於王誅首惡解散其黨收粵人之心德王與將軍乎金感悟俯諾惟謹因啓王下令民間有被藩下人橫虐者以告竟其獄論死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奪還民田產畜牧無算

廣人大悅尋以裁缺歸丙午補武昌府通判值通城民變通城為武昌屬邑自明末數罹寇亂縣令張起督逋賦急酷虐過當崇仙梓木修竹三里之民揭竿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聞變集屬吏議會謂發兵擊之便公曰不然通民苦令久矣本年條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已不堪命況重以四年之積逋耶三里又積逋之最多者令無狀繫累敲扑窮民徃徃斃杖下疾首無告鋌而走險豈其情哉今遣一文吏開示誠信許其自新可不崇朝而定也巡撫曰善然誰可使者良久曰無以踰公即遣軍官李某將兵五百人副公徃時康熙戊申十一月初八日冒雪兼程未至通城三十里公謂李曰彼見兵來恐愈驚擾君姑止此吾單騎先徃諭之乃乘輿張蓋從者十許人既至諭

父老曰汝曹抗賦干紀罪無赦第念汝迫於酷吏姑貰汝死弗治吾來奉中丞公命活汝俛仰中丞公意其赴南門署面陳疾苦我以百口保通城無恙如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民猶豫未決公為文誓城隍神辭意懷慨通民聞之皆流涕稽首曰天幸賜公活吾屬因惡陳令苛暴及民艱苦狀公立請巡撫緩其徵民大喜過望乃徐招李將軍解甲入城與之燕於南門公署通城三里之民始定庚戌丁內艱去任戊午補大理寺左寺副當是時吳三桂倡亂軍民為所煽惑逃人五十率衆悔悟來歸刑部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爭之曰方賊跳梁時百姓脅從者不少若絕其歸命之誠祇益堅其為賊耳衆韙公言遂駁正

上報可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隣人通其後母者父憤不能制語其子曰兒為我殺之其子受命至夜果殺後母及鄰人於室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部院覈擬如所論公持不可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彼承父治命手刃父讐而以大逆論之無乃非春秋之義乎乃以兩議上詔特從末減大學士李文勤公聞而賢之為大理五年引經義平反大獄多此類壬戌念叅政公春秋高以病假歸養侍子舍者五年叅政公卒甫終制病遽不起年六十有一公長身而癯口不言人過至事關利害輒侃侃無所撓平生孝友篤至性少與弟象隨以詩文名於時道德相資切磋不以死生易心錢塘胡介有孀白晉無違言近世所希有也篤友誼不以死生易心錢塘胡介有孀

女不遠千里歲周卹之病中猶刻靳應昇張養重遺稿所著有嶺海
轂音七入燕白雲草堂諸集行世子三人迥述廸篤行能文有父風
論曰侍講公倅武昌時以轉漕便道過里門值母病徘徊久之母諭
以王事不可久留公嘗藥痛哭而去行二十里復返嘗藥畢仍痛哭
去明日行五十里又馳歸至遠不及反乃已抑何孝思肫篤也遺令
三言曰立品讀書積德非學問有本末者能然歟或以位不配望用
未竟其才為恨嗚呼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昔人蓋常嘆之矣
雅健生動侍講公得此無憾矣

○○○王孝子傳　李澄中

王永寧字久禎諸城人也兄永成為諸生早卒永寧目不知書有志
行母李氏年九十七死衰毀過禮既葬遂結廬墓側麻衣草履屢為
乞兒攘去永寧弗之顧當其入廬時瞽者石大有造請曰君母之墓
亦既封樹矣又從而廬處焉究何益死者而勤勤自苦為永寧曰予
豈昧守身之義妄與此名哉第念桐棺三寸土花日剝蝕焉且地又
窪潦故負土封之萬一百餘年後犁鋤不入於殯宮庶幾少慰此心
吾詎敢自必聊以盡吾愚耳語未畢大有涕泗下投其杖拜曰大有
不幸失明顧亦人子也請日負土三簣終吾之身以當君之三年可
乎於是行路感其意併力助之不踰年墳高數十尺大有死人稱瞽

孝子其至性感人如此已已某月永寧居廬滿三載四方之士聞其事來觀者幾千人永寧乃黧面白髮自廬中出望者逡巡若不及咸太息曰孝子孝子永寧雖不事詩書而王孝子之名滿鄉曲云

論曰自宋儒談道理廬墓割股不為孝彼焚廩浚井蘆絮衣亦甚遠於人情矣孔孟亟稱之者何歟夫天性之事亦各自行其志耳紛紛者豈反不若瞽孝子善化哉柰何工於置彖也

述兩孝子語字字刺心便覺鬚眉生動

毛烈婦傳

李澄中

烈婦姓毛氏吾友會侯之女編修方君渭仁仲子引襖之妻也幼讀書識大體庚申歲渭仁宦京邸會侯適為祥符令四月渭仁遣引襖就婚於汴先是引襖得脾疾以長途勞瘁增劇結褵後即出居外館烈婦侍湯藥惟謹引襖自以悞妻終身為憾烈婦泣誓不相負八月引襖卒烈婦自投樓下樓高二丈許衆謂必死矣乃臥牀月餘嘔黑血數升竟不死一時士大夫為賦隳樓詩傳之已聞吞金能殺人私取雙耳環及指環再吞之又不死而會侯不知也徐諭以夫柩未歸非可死時乃稍稍進食飲後自汴還遂安歸方氏依大母余太孺人長齋繡佛自是不言死日以葬夫為言顧未有善地乙丑渭仁以病

請假歸烈婦奉甘脆善事之庚午冬求地益切渭仁謂地非可猝得當緩圖之烈婦輒泣不食會有以其地來告者相之不吉乃又泣不食及得善地始大喜立命擇葬期并自營生壙龍墓石以待家人以年歲久信之不復疑十二月初三日治壙畢忽御飯蔬求死余太孺人勸之不聽生母毛孺人及兄妹慫勸之訖不聽曰夫子易簀時曾誓不相負矣乃廢樓不死吞金又不死所以隱忍至今者冀得吉土同穴耳今葬期至倫生何為每晨起登樓經理家事言笑如平常十四日辭拜舅姑召嗣子勗以成人明日告兄待晦曰吾所以為此者止完我分內事我死後幸勿過聽人言消我冥福至於斂具皆已預備布素衣衾而已烈婦雖不食亦無所痛楚視聽聰明始終不亂凡十九日而卒遠近聞者莫不嗟嘆烈婦生於康熙甲辰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庚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年甫二十有七烈婦垂死前數日下肉塊若三人以為腸腐使然傾入廁中治次年六月里中農家淘廁則耳環指環宛然在一其弟士儲以銀十贖歸一置烈婦祠一付嗣子續武藏之會侯念其女貽書屬余為之傳因次其事如此論曰女子以身事人不幸失所天之死靡他斯善矣為其髮燃兩髻者我儀也烈婦五日新婦耳墜樓吞金烈矣哉忍死至十年似亦可以無死矣乃卒以死徇地下非奇女子烏能若此乎

墜樓奇吞金又奇至十九日乃死尤奇篇中以死不死作骨離合變化遂成至文

○○○中憲大夫陝西布政司左參議分守河西道敖州王公墓誌銘

李澄中

公諱天鑑、字近微、別號毅州、為人、有才略、足任大事、順治二年舉於鄉、明年登進士、除知恩縣、恩古貝州地界、高唐東平間、明末為羣盜藪、常一歲七失守、公甫下車、寇至一邑皆惴恐、公開門坐城樓、從容指揮如平時、賊疑有伏、引去、乃治樓櫓濬隍塹、為門五、為樓二十八、復按鄉鄙立寨十有九、得步卒萬八千、騎士三百、堅城精卒、吃然若雄鎮賊、斂戢無敢犯恩境者、都御史特疏聞於　朝、屬公得治兵當是時、鄰縣間榆林賊張甚、濟以諸盜倚為聲援、往往攻破城郭、公廉得恩境賊渠姓字、至夜伏馬篋叩門、一一呼其名、賊披衣起惶

急不知所為皆稽顙吐實願効死因盡得通賊者擒斬之由是恩境以平每他郡邑警急兩臺輒檄公往公建旗鼓屢捷以聞賊常據曹縣都御史督諸道兵捕之公率所部為前鋒冒矢石先登諸道兵踵其後遂復其城一日公追賊急陷重圍顧從騎纔數十會日暮矢且盡賊故久衝公見其騎少急馳之圍數匝公捻短兵殊死戰手格殺三人賊益潰乃馳去公在恩數年與賊大小五十餘戰多所斬獲賊覘其旗幟輒齧指遁賊平建育英書院課諸生招集流亡墾荒田千八百有奇循績大著撫按交章薦之七年大計舉卓異賜衣一襲進禮部儀制司主事以外艱歸服除補原官十一年世祖章皇帝行籍田禮時掌故闕失公參酌古今各得其宜命陪祀與晏葢異數也轉祠祭司員外郎是年秋典山東鄉試稱得人遷儀制司郎中提調會試未幾簡京官才優經濟者出為監司大宗伯首推轂公擢陝西布政司左參議分守河西道至任與諸吏約曰側媚上官顛倒屬吏獷民枉法此不胾矛而盜不知死所者也公素長治兵乃按籍討軍實戒諸弁勿糜芻糗充私橐一時吏治軍政肅焉公剛介負才氣不習為脂韋曲媚數以戇直忤上官意歲餘竟謝病歸先是用大宗伯薦未授河西時偶讀空同集手其卷卜遷轉地得慶陽亦是先王地城對東山不密墳之句既而果得河西至則葺不密葺訪李獻吉之族周邨之至是歸絕跡公府構數椽曰墨莊積書丹鉛其中公門人翰林侍讀蕭君惟豫出視畿輔學政按上谷公不與通尺素既竣

事蕭訏生徒無王氏子弟及謁公始知公禁弗與試人咸服其介爲
家居二十五年物望益高康熙十三年戶部侍郎魏公象樞薦於朝
謂其智深勇沉近於聖賢之自反者公堅臥不起年六十卒於家公
先世江寧縣人始祖政明洪武間官宣府左衛正千戶遂占籍爲宣
鎮人曾祖元春世襲千戶祖朝彥太學生父道舒萬全都司學生封
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母劉氏贈安人子一人亥太學生女子一
公幼食貧用椑棺葬母常痛之終身病將革誡其子亦以椑棺斂亥
號慟不得已椑而厚其槨嗚呼可謂至性純篤之君子已爰系之銘
銘曰
公之才略虎視龍驤公之義信皦日秋霜世未竟其施而僅見爲循
良嗚呼朝廷非不知之柰公之龍變而退藏灑灑嗚泉鬱鬱高岡
樸身椑棺母氏之傍

少參固傳人文能曲曲傳之鉅細畢見繪形繪影各盡其妙若此
等安得不於龍門求之　漁村叙事勝於持論若此又叙事中之
最宏碩而精警者古文臻此地吾何間然毛大可

○○○太學李公墓表

李澄中

公諱煥、字伯達、其先江西贛州人、遠祖牛仔、明洪武間從戎來德州、遂為德州著姓、幾世孫清、清生琳、琳生芥、贈監察御史、芥生逢時、嘉靖甲辰進士、由行人擢御史、常抗疏言馬市不便、忤仇鸞、其立朝大節、備載明史、累官山西左布政、逢時生三子、次汝棟、隆慶庚午舉人、汝棟二子、長即公、幼遭父喪、哀毀中禮、都御史馬公佩子指揮馴、見而器之、妻以女、長補諸生、恒見知於有司、鄉試輒不售、去之太學、發憤磨礱、以文雄國子生、而鄉試仍不售、乃罷去、曰、丈夫亦各有志、豈必功名足致身哉、歸搆亭曰尋樂、[illegible]雜書其中、行坐捲尺冊口囁囁不休、又築經畬草堂、與農夫話壠畝、一涉世事便去不復顧、公為人

慷慨磈礧喜任俠急人之難族黨婚喪不能舉每傾貲助之家故饒於財遠近聞風至者無虛日有求必應雖巧詐者亦置不問也久之家中落質衣物以給無所悔事母陳太君備色養伯父洪洞公歿無嗣為之償子錢破產厚葬之其內行修謹多此類萬曆丙辰以痿疾不起得年五十有八元配馬孺人子男二人長嗣美增廣生次嗣賢生員女二人皆為士人妻孫男二人長允禎崇禎癸酉舉人廣西分巡左江道按察司僉事次允祐生員曾孫三人浹順治丙戌進士芮城知縣次濤康熙丙辰進士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次潤州學生李氏自江右來數傳而方伯公以直臣名海內洪洞公兄弟又皆舉於鄉其所積累者漸矣公以一身承藉其間富而好行其德卒以樂施致貧之僅餘一畝之宮而慕義不衰何其壯也彼囊擁金錢而計利不遺刀錐視患難人去之惟恐不速間或升斗見遺而譙呵同於僕隸乃未幾而子孫零落向之氣盈意得者影響渺然達生之士有徘徊於高臺曲池之間觀風物而憫其銷歇者矣此鄒長倩所以致戒於撰滿孟子所稱為富不仁之效也今公之子如是公之孫又如是其食報往往不同則以居心之厚與不厚也豈非天道哉豈非天道哉編修君孝友有至性每為予言喪亂來李氏墓無片石揭於阡懼其久而無聞也因命予序其行事而為之表

盧陵五代史太僉陸務觀南唐書則僉至無理矣彼徒據柳州之以龍門之潔為僉近遂有祖震川而桃入家者江河之勢何每況

愈下也此文叙事中不廢議論昌黎而後知此亦鮮予謂漁材碑
版文必傳正以是耳

○○○劉廣文子羽墓表　　李澄中

亡友劉子羽、以康熙戊辰十二月卒於家、越己巳春二月十九日、其從弟粹明書來、始悉其病革時日、既為位哭之、已念其平生相知未有如予之深者、藐諸孤不知狀其行事、予復隱忍不言百世後誰復知吾子羽哉、時子羽業已葬、欲誌墓不可、乃摭其大節而為之表、君姓劉氏、諱翼明、字子羽、世居諸城琅邪山下、先世多隱於農、至父元化、以崇禎辛酉科舉人、授高陵知縣、劉氏始以文學顯、高陵公放逸、居官不嗜一錢、既罷歸、栽雙杉、種數萬竿竹、與諸子姪人酒一壺菜一器、日陶然竹中醉卧矣、故人子間有餽遺、盡付酒家媼、故其家日益貧、公有子四人、子羽其仲也、少工詩、喜交天下士、膠東王僩、聞其

賢亟以詩來相倡和子羽心知之靡間也倆負才有氣慨不樂接見鄉里兒偶相接率奴蓄之不則張目叱去故鄉里兒恚益甚乘亂刼殺之倆無子其族人無可圖報復者子羽乃走東萊搭之墓使者盡取其仇寘於法東萊人士爭識之而子羽則遯跡琅邪山下戊戌春始與余訂交海上後見薛臣所為八才紀容黃謂子貌似于鱗因登琅邪見懷有山如華不注人念李于鱗之句明年高陵公殁遺命贏葬子羽不忍從期異日自贏葬以慰厥考心每為予言輒泣下周櫟園先生觀察青州時以書招之曰甚勿學安期生合則留不合則去也子羽竟不往辛亥歲即墨知縣周斯盛中危法下膠州獄從獄吏得子羽所選王倆詩大嗟賞已悉其為倆復仇狀謂子羽殁已久此古人不可復得後在東武席上有傴僂翁長五尺餘蒼髯鬍鬢沒齒頰者則詩人劉子羽故在也乃一笑稱莫逆交子羽為人坦易多所玩弄近於不恭者之所為至於事關大義則增繳雷迅寓激烈於嬉笑之中雖利害弗能奪甲子五月病輒死弔者在門乃噩然而起是年冬授利津訓導利津人皆愛慕之戊辰春辭官歸卒時年八十二命三日後蒙葬子六人哀褒

嗟乎自朋友道喪死生易心不行路視之者何人乎而報仇雪恥子羽之所為是難能也至老親贏葬一語從之不忍違復不能不得已兼之沒齒必薄葬其身而後即於安誰識其中心之篤摯者歟近世風俗衰薄士大夫不以務本為重後生小子徃徃取有行誼之人而姍笑之以妄肆其詆毀此人

心世道之憂也予自戊戌與子羽以詩文相砥礪又生在同里三十餘年間尺素往來無虛日其不相見者宦遊十許年耳故知之無不盡為舉其大者使天下後世知其梗概焉其所為詩多至數千首卓然有可傳者無力剞劂藏於家

文品至潔而自然跌宕此得六一居士之神者

○○○故刑部主事袁君墓表代

李澄中

故刑部山東司主事袁君以明末卒於家葬五十年矣君仲子佑由中書舍人中博學弘詞科改翰林編修因母趙太孺人歿將合葬乃丐余表其墓按狀君諱葵字向一東明人也明崇禎四年進士授夏縣知縣君廉能有方畧抵任後流賊萬餘薄城下夏土埤不尋丈一邑皆恐君從容設奇斬數人賊引去洪銅人劉令譽時為御史心善之陰白當道調君洪銅夏人泣走二千里伏闕上書不報夏人憤甚因匿其輿馬與洪銅人格鬬至不得行遇歲凶力請蠲租勸富民平糴別置社倉賑饑君出見棄兒於道者輒收哺之後皆以袁為氏亡何亍內艱歸服闋補壽光縣壽光瀕海所負王府歲祿鞭笞不敷君

立法緩征民得不困常擊大猾坐殺人者死權要力持之不少撓循聲日著給事中凌義渠欲薦之加銜督山東餉君寓書所知曰疼民疲矣一夫且不忍況剡六郡為遷除地耶事遂寢已念太翁春秋高因請告歸杜門色養置義學義田以贍士之無膏火者當是時歲屢饑益賊蠭起君知天下將亂日夜練鄉勇儲糗糧首倡議覺其城士大夫有難色君持愈力功竣寇適至君與令寢食城上他邑多陷沒東明獨賴以完值外艱哀毀中禮未幾卒銓曹嘉其績起刑部山東司主事而君死矣君為人負至性喜讀書自少至歷官無曠日三宰蕞邑歿之日囊無餘錢所著瀆園集藏於家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若干歲嗟乎自昔仕宦之家生榮歿二者衆矣雖有賢

聲誰向白楊宿草中廿為諛墓也者五十年來其受民食德之人零落殆盡長老既沒子孫間有存者頌聲亦少衰止矣即云桐鄉愛我軌使之久而不忘乎君歿時編修甫五六歲耳其修之勻而施於世者詎復記憶今茲所傳大約邑乘與故人所稱述蓋十一二矣故揭其大者於阡使人知篤行之君子不患無聞於後而積善之餘必有克世其家者焉

勁挾無支詞蔓語後幅曲折頓挫絶代風神

○○○遊桃源山記

李澄中

余讀淵明桃花源記、謂其中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如外人未嘗謂其為仙也、庚午秋、余奉　使滇南回道桃川、宮東有桃源山、從小徑入、初甚狹、久之至八卦亭、亭前多古碑、率斑駁不可讀、東上有方石、為遇仙橋、水流其下、甚甘冽、南岸多方竹、有亭今廢、乃用兩童子扶掖、策杖、緣磴道、側足石齒間、數折、得平臺、延袤可丈許、有石几、列石墩三、東壁懸泉下注、汰流蒼沙中、求所謂雞犬桑麻者、蓋杳不可得矣○土人曰、南峯下故有洞口、其中乃秦人隱處也、前數年尚為深潭、今沙礫日積、已深二丈餘矣、夫婦人小子無不知有桃源者、以其得淵明之記而傳也、今觀遇仙橋石几、恍惚若鬼物、是豈淵明之旨

耶且溪口皆崇山峻嶺欲問漁人捨舟之所而亦無爲其非淵明所記無疑豈高坪爲谷深谷爲陵古今變遷而然耶抑淵明好奇偶有所聞率爾漫筆而不覈其實耶又或痛義熙之亂欲浮所爲不知魏晉者而逃爲有所託而寄慨耶然則士君子欲以文辭垂後世固宜確有所據爲勿徒快意一時使傳聞異詞滋後人之惑也

前序事後發論湛深經術之言

○○○關索嶺壯繆祠記

李澄中

自京師南下過雞公背大坡頂西上爲關索嶺嶺半有關壯繆祠祠外二十步許爲啞泉廟前修竹萬竿大如椽高十餘丈名綿竹可供絙索之用古所謂孝竹也廟後有泉周厨內甚甘洌時廟初修主僧索予記其事考蜀志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公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公率衆攻曹仁旋敗卒是公初未嘗越荆州而南也而滇黔所在皆有武安王廟豈以關索之故推崇其家世而然歟據志公長子平同殉難於臨沮次子興弱冠奉木主書漢將軍索乃具弧上聞報可嶺遂以是得名葢荒哉弗可者豈史軼其名歟抑傳聞失實歟相傳明初馬都督睿是嶺見祠內

考已要之公之忠勇貫徹天地事雖影響人皆樂得而道之此以見忠義之在人心千古一日覩斯廟貌儼然動雲旗風馬之思為則雖謂公之靈爽日往來於荒巖叢篁之中也詎不可歟從來事關風俗人心縱矯誣失實君子猶樂得而從為謂其為扶持世教之一助也區區關索之有無又烏足深辨哉

考據確正文亦爽爽有光氣

○○○泛滇池遊太華寺記

李澄中

遊溫泉之明日范公眉山邀遊太華寺晨起入樓船潤六楹是日風色恬平乃登樓凝眺一碧十餘里日中達西岸捨舟肩輿攝山背初入三四十步輒聞澗水聲螺旋五里許至太華寺門登大悲閣前對滇池池週五百餘里其北為草海居人網魚取水草其中水深處為白蕩濶十里餘中橫一埂其南為昆海統名曰滇池漢武帝鑿昆明池習水戰蓋像此也鄰道元謂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名曰滇其實滇水來自盤龍江去為螳螂川何源廣末狹之有哉四望遠山環列秋水如掌曠然心目間不知身之在天末矣埂外戰壘隱隱師破賊時所築也乃下折而左至與碧亭其地平曠窈然深遠循廊

而右過鬟鏡軒讀眉山所為太華山記復至大悲閣小飲日西下山還至舟中時西南風起船小大悉張帆道旁蘆花瞥過數十頃眉山家僮吹洞簫歌歌聲從水上遠聞與絲竹相亂也回望西峯夕陽半規衆山同紫蓋滇城西為碧雞山山凡在東者皆金馬山也山川雄秀故英雋亦往往出焉抵城入夜人靜矣同遊者中丞王公在茲此部劉君霖蒼處士萬子爾梅不知身在天末可謂迹微至辨論碧雞金馬足正滇人之訛

○○○蘭止庵先生祠堂記

李澄中

庚午冬予自滇南奉　使回至楊林遲客聞其地有蘭先生者諱茂字廷秀號止庵明洪武時人少有大志不就乃潛心理道淹通經史凡黃冠緇流醫方卜筮星曆風角之書靡不窮究其與鄉里稱小聖人其後靖遠伯王驥征麓川不克來問先生方暑若要麓川破船往山上過居人至今猶傳其語所著有元壺集鑑例折衷經史餘論安邊策條止庵吟稿聲律發蒙山堂雜稿等書行於世四方學者多師事之年八十卒於家有司以狀聞特允鄉賢從祀孔子廟庭今其墓尚存蘭氏子孫衰微矣余與諸子覓其隧道拆土傾圮宿草榛莽墓碣剝蝕過半慨然有風流銷歇之悲為夫昔人冢墓其石馬僅存者

何限士君子驅車過之鮮有憑弔其軼事者先生終老家食能於三
百餘年之後使萬里羈客徘徊嘆惜而不忍去謂非其流風餘韻有
以廉頑立懦而能然哉余捐金為之倡首俾里人新其墓碣並葺其
祠後之人儻有踵余之後復事修葺者其傳更無窮矣雖先生脫屣
富貴委骨於陳根藜藿之中詎復有形骸之見區區以祠墓為重輕
余之徘徊感歎蓋有出於不自知其然者乃知懿德之好千古同情
初不以時代有間隔也然則先生之靈爽謂為百世之師可也
處處感慨使讀者低回欲絕不自知其然一語可以見性矣

〇〇〇四友同直圖記

李澄中

康熙甲子冬予與諸子同直史館六歲矣會禹鴻臚尚基館伴安南
使臣自粵西歸萬子令倣西園遺意寫作卷崑山徐先生主齋題曰
四賢同直圖蓋四子皆先生門下士也其肥重而凭几倚立者為高
子阮懷立而反負清癯若鶴者為黃子俞邰手一卷撚鬚凝視者
為萬子貞一坐而搦管若有所思者則予也若其平生性情所寄阮
懷好大言視天下事無足當意者往往過其實不為怵俞邰溫文博
雅君子也於前朝掌故尤熟悉貞一於四子中年最少遇事慷慨而
其中坦白無城府予疾惡寡言笑此又畫所不能到待予文而傳之
者也夫四子五日一直互相授餐方其賦春水咏徙步瞰疑一堂之

上意氣偉然豈復有他年離合之感哉乃有好事如貞一者假鴻臚之墨妙傳笑貌於卷軸之間安知千百年後不更有好事者起而流傳之珍藏之若蘭亭故事者歟嗟乎貞一之謀為此圖久矣昔予同直共九人范子秋濤以病歸倪子闇公以憂去施公愚山陳子其年固在也時鴻臚尚滯粵西遷延未果未幾而其年歿未幾而施公又歿所餘獨予四人耳阮懷歸旋復物故六七年來死生聚散零落殆盡矣今貞一又將出宰五河此以知人生朋友之相遇為甚難而人才盛衰之故良可悲也貞一於其行命予作記為識其始末而歸之因念予與俞邰垂垂老矣皆以史事雅竣有去志異日貞一報政入長安經同直之舊館思俞邰與予又不可得展此圖觀之當亦有悽然如余今日者乎

朋友聚散之際說來娓娓可感

○○○岸堂記

李澄中

余友孔君東塘、以文學受知於上、特簡國子博士、亡何以才賢治河淮揚間、歸而顏其所居之室曰岸堂、而屬予記之、夫東塘所居之室僅數笏○其地爽塏○植之雜花○間以竹樹○至者如幽園曲榭○使人忘羇旅之思焉○乃名之以岸何居○方東塘之在淮楊也○所經則洪澤射陽邵伯甓社諸湖○所往來則大江與海○所區畫則黃淮諸河○留滯淮南者且四年○所著詩文名湖海集○蓋東塘所修之河即陳登治隄處○許汜所謂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者也○及來京師○又僑寓海波寺側○東塘之與雲水為緣久矣○凡人涉江河○犯風濤○中流而遇危險○莫不號呼神明○以冀達彼岸○迨躡康

莊則習而忘之東塘之以岸名堂也殆凜然有舟航之懼乎今夫仕宦之溺人更甚於涉川涉川之險須臾耳至於仕宦排擠傾陷有什百於魚龍之怪變者故昔人號曰宦海東塘素位無求而國子先生又甚閒杜門抱膝邈若空山彈琴吟風而外無他好其於人世進退之故泛泛若海鷗之無心則亦安往而非岸哉東塘博雅好古所蓄有漢玉笛唐小忽雷雖日鼓吹之作濠上觀可也

有收放有裝綴故是作手

淮陰二貞女祠記

李澄中

居室之大倫曰夫婦立世之大防維節義乃有未成婦禮而遽矢節以終其身此尤人情之所難君子所樂得以風世者山陽貞女祠吾友劉文越兄弟為昝蔣二女立也昝氏許字蕭郎將及笄蕭泛舟沒焉貞女聞訃慟哭請於父母視殮畢止夫家不歸年五十餘卒後三十年同邑有蔣氏女許字高昂昂死女涕泣不食請往成服父母不可固請始許之既至慟曰予雖未至高氏門心為高氏婦久矣今夫死義不得再適亦孀居七十餘歲卒夫二女後先不同時行事若符契方其處閨闥之中豈嫻於賢聖之訓有所觀法而然哉而能以待年之身屬柏舟之志至於白髮鬖鬖烏啼燈灺而織紝不休非有琴

瑟之好足繫其心蓋依然十年不字時也比歿而數十年更數百年孤墳嶕嶢榛莽薈蔚誰復知有未見良人之女子苦節以終其天年者乎文起兄弟聞而傷之探囊金為構祠五楹而主而序而榮而祀俾鄉之人以時祀之而命予記其事嗟乎綱維不立人心日偷士大夫讀書識大義事變當前或以儒忍喪其平生況巾幗之流耶文起發其潛德不獨懿好之有同情禮義廉耻之不絕於人心者夫亦可慨然而興矣

是大有關風化文字質奧淩厲似賈長沙摹八家者未足語此

檜辨

李澄中

世傳孔廟檜紋左旋幹東南向亘數千年不榮枯以為神夫孔子以子臣弟友率天下使後之為君子者知依乎中庸而不流於隱怪夫子之教也平生罕言利命不語怪力亂神乃於既歿之後留此不榮不枯之木疑惑世人之耳目吾夫子當不出此世又稱此檜與華陰老子廟中檜為二他無有也則是吾夫子殫精冥搜僅得此不朽之株庶幾與猶龍之靈爽角勝於千古其謬戾而違於理不尤甚乎自予來京師與井舍人居比隣舍人每為予言文安縣東六七里有檜二株紋左旋幹東南向歷數千年不榮枯一如孔子廟中檜無毫髮異予始確然知世間原有此種而非夫子之以奇炫後世也昔孔子

歿門人各以其方之木樹墓上至今傳子貢手植楷想檜亦夫子偶植之如楷之屬而學者耳目陋不能多有所聞見或匠氏以其材美恒取而伐之故世之存爲者寡然猶幸有二株在也不然將使千百年後以爲世果無此種或以好奇病夫子而隱怪者流往往務爲新奇詭異之說且將藉以爲口實而推之爲神叢如釋氏祇樹之類然則子臣弟友之夫子不幾同於二氏之荒誕歟嗟乎俗學之好異也久矣語之以河圖雒書大禹岣嶁碑則娓娓忘倦及語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則莫不厭爲故常況一草木之微而爲人所不數數見者有不詫爲神靈者哉自舍人言之不榮不枯之異植直等之禾麻蒲柳不獨可以祛天下之惑而聖人之庸言庸行無在不然者亦可以大白於斯世而無疑矣舍人名睦字方思世籍文安縣不妄言人也

小小辨折遂成大篇　八家絕妙之文毛大可

○○○河源辨

李澄中

嗟乎甚哉人之好異也○事在目前而必推之八荒之外以欺人於所不見是豈先聖之旨哉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瑤池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桑欽水經曰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淮南子曰禹以息土填洪水掘崑崙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據此則河之源於崑崙也明矣乃酈道元注水經謂數說不同道岨且長非所詳究其自積石以上雜引浮屠之書以為證據何其謬歟元世祖遣招討都實窮河源既還圖上其形謂河出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七八十里登高

望之若列星然蓋所謂星宿海也再六七里滙為二澤自西而東號赤賓河復岐為數支行二十里至大雪山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即濶提二地始相屬再合細黃河又轉而東北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為自昔言黃河者惟此頗詳窓後之言河源者多宗之明洪武十年吐蕃川藏為梗鄧愈率副將軍沐英討之分兵為三道深入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初未言河源所在也近世江陰徐弘祖少好遊覩至崑崙見江之源發於其南河之源發於其北數說不同又如此夫禹本紀載於史記云崑崙經淮南乃云高一萬一千里何其謬戾不一也極中國之境南北不過萬里黎欽云去嵩高九萬里則孰從而至之哉明初追北所經其

地似未為甚遠徐弘祖不著崑崙在何處都實所言宜若可信其與水經所載往往乖謬蓋事在耳目之前尚傳聞異詞況其在九州之外耶淮南子又謂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怪誕恍惚甚哉人之好異也大禹隨山刊木足跡不越九州禹貢所稱崑崙析支渠搜皆治本所經之地何常驚於九州之外如諸書所云哉善夫司馬遷之言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自古窮兵莫如漢使西域之遠莫如騫而史記以崑崙為無有信乎司馬遷之為良史也後之著書者務以怪說為奧博而傳會於聖人之跡若淮南水經之類遷使讀書之君子並其可稽者而亦疑之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詎非著書者之過歟予常謂崑

畜不過太行王屋之屬。至於閬風玄圃。斷斷乎無之矣。昔歐陽修疑河出圖洛出書為世儒謬說。況不經若此者乎。史記曰。言九州山川。尚書為近之。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

力破羣疑獨標卓識真善於讀書者

○○○為先外祖立嗣碣

李澄中

嗚呼。先曾外祖太宰公歿無嗣。嗣以外祖廬州公。廬州公復無嗣。澄中之生也。距公歿時殆十許年。先外祖之聲音咲貌。藐乎弗可追矣。迄今七十餘年來。當時之甲第。流傳已幾易姓氏。即墓門一片石。亦惟華表巋然。歲時伏臘。誰為之奠一盂麥飯者乎。嗟乎。霜露堪悲。血食難續。誰實為之竟同若敖之餒耶。辛未秋。表姪嶰公云墳地六畝。亦為匪類賣之他姓。古墓將犁為田矣。澄中痛心疾首。出橐金俾嶰公贖回。壬申。歸自長安。與表兄鶴年雪舫議為過繼之舉。僉曰性善可。夫性善為廣文洪區舅氏之孫。其人惠秀而文。廣文公又外祖當年所欲過繼而不可得者。今廣文公手札具在。其言曰。使知府令外

祖過繼生則甥與我固親甥舅矣言猶在耳墨跡如新此其中似亦有鬼神默佑爲嗟乎以丘氏子孫之賢且多必遲之七十餘年之後者大約售產則有人祭掃則無人事涉嫌疑艱於倡始至荒冢一席之地岌岌且不自保而一綫僅存者外孫中止有澄中一人澄中又年逾六旬使溘先朝露外家子姓雖念切祖先於分漸疎於情亦漸薄疇復傷其零落者乎澄中是以日夜摧心引領雪涕妄欲倡爲過繼之說而一椽一壠同歸烏有力微而願賒恐亦等於填海之精衛耳矣不意中表兄弟黽勉同心卒克有成此殆曾外祖與外祖在天之靈默啟其衷澄中何力之有無已則出薄田百畝爲祭田敝廬一區爲家廟蓋以義出外孫丘氏縱有多事之子似可守不可動庶永爲香火資耳於是外祖有曾孫即曾外祖有元孫血脩中斬者七十餘年絕而復屬賴諸表兄之力澄中亦可以慰老母於地下矣是用畧述梗槩勒之貞砥俾外家子孫世守爲

序事簡潔持論慘痛至其層層搜剔曲折真古文妙境

○○○先嫂鄭烈胡氏行述

李澄中.

先嫂胡氏故遂平令麗明公女孫年十七歸先長兄兄諱敬中字允卿素羸弱為名諸生喜讀書楷法類文待詔徵明構小室日圖扉伊吾繙古帖亡寒暑閒明崇禎壬午歲將大比二東士兄科試居高等市新書刻日夜讀盡時五月天酷熱竟夕不啓關羸益甚遂病至七月二十七日卒嫂哭之慟三日後更不哭忽盥櫛拜堂下家人咸惟之嫂從容曰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止一女又襁抱將從死者地下不能復事舅姑幸善自愛他日叔有子為亡人立嗣歲時奠麥飯足矣語畢家人皆泣下不能止先安人急持之曰勿勿汝有女汝在吾左右如吾兒在其為我無死嫂曰平時聞人說烈女心輒歎羨志決

矣義不忍棄死者獨生其母管夫人亦痛哭力止之終不聽隣婦聞者咸來聚觀乃出其嫁時衣焚香告柩前顧家人與語我死後含斂勿令男子見已呼其從嫁婢使侍側遂自經一家無小大及隣人婦女莫不號泣驚嘆里達之縣遞上之臺使者將入奏請旌會亂遂寢嗟乎自壬午迄今三十餘年墓未逾拱世之人竟無知者澄中於是垂涕言曰家有烈婦而不顯是余之罪也夫兄歿無嗣嫂垂死以為言予其敢忘哉將後以澄中子祁祁甫齠齔未能掃墳墓姑少俟其成立嗚呼傷哉余長兄卒二十五仲兄僅五十四季弟乃以三十二歲死諸兄弟皆早世三四年來相繼淪謝余之填溝壑蓋亦朝暮不可復知矣故及余之身為之立後慰逝者魂魄並次其事冀史氏采焉

讀之但淒然流涕不能出一語死者復生矣 施愚山先生

○○○為先兄允卿立嗣文

追紅童稚已逐飄風遞閱星霜如尋遠夢兄以文章世伯修文香案之前嫂以氷玉之身仗義泉臺之表中郎有女尚記家風伯道無兒○雅窺天意空陳麥飯感霜露而驚心誰眞椒漿望松楸而隕涕聆天邊之鴻雁分飛尚序後先覩原上之鶺鴒急難何論次第時值青陽載轉弟亦白首重來誠恐朝露易零竟同宿草況當連枝垂盡莫保孤墳於是割愛後昆遠承先緒思勤鬻子乃繼絕於他年教誨逾時實愴情於茲日死生可以不愧憶遺囑於十四歲之前俎豆忽爾如新綿血脩於五十年之後伏臾在天靈爽式相好而無尤庶幾奕葉雲仍永丕承於不墜

至情之文慘不忍讀